

李飏接过天津交响乐的指挥棒



李飏与天津交响乐团。
记者 姚文生 摄

■ 记者 田莹

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,天津交响乐团排练厅里来了十几位特殊的乐迷。这是天津交响乐团的“乐迷开放日”活动,十几位抢到旁听名额的乐迷,静静聆听李飏执棒排练即将亮相天津音乐节的曲目。

一周后,记者再次见到李飏。他坦言,2017年第一次来天津演出时,没想到会与这座城市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。这些年,在一场又一场的排练、演出中,天津成了他投入精力最多的地方之一,他与这座城市彼此滋养,相互成就。

记者在采访中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细节:李飏执棒天津交响乐团排练时,台上的打击乐手们总是格外紧张,神情专注近乎紧绷。当被问及此事,李飏笑着证实了记者的猜想:“恐怕交响乐团的打击乐手遇到我来指挥都会紧张吧。当初听说我要来天津交响乐团,团里的打击乐手私下都开玩笑说,‘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’”话音落下,他自己也笑了。从掌控自己的节奏,到引领一群人的和声,李飏完成的,不只是身份的跨越,更是艺术格局的升华。

自五岁起学打击乐 渴望站在舞台中心

20世纪70年代初,南京小红花艺术团是全国闻名的少儿艺术团体。五岁的李飏被父母送到那里学舞蹈,但因身材条件欠佳,“改行”拿起鼓槌,学打击乐。1982年,李飏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。“那个年代,打击乐是我们所有专业里最落后的,每年招收的打击乐学生只有个位数,上课时一没乐器,二没乐谱。”李飏回忆,那时谱子靠家长手抄,一抄就是几百页;乐器更稀缺,全校只有几件军鼓、木琴。

但李飏又是幸运的。他入学不久,法国打击乐演奏家西尔维奥·加尔达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、开音乐会。“那场音乐会把我们的视野全打开了,让我意识到,原来打击乐可以站在舞台最前方,成为独奏的主角。”李飏说。

1988年,李飏作为公派留学生赴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打击乐。头两年,他把时间全部投入到基本功训练上,之后的五年,除了继续完成学业,他还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音乐养分。他至今仍记得一个细节:“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离我们练习的琴房不远,我每天晚上都去蹭演出看。看门的老太太都认识我了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我进去。”

多年后,当李飏站在指挥台上,这段留学

经历的价值终于显现。“我指挥时大脑回想起的很多音乐,都是在莫斯科那几年听过的。”他说。那些年积累的,不只是一首首曲目,更是一个演奏家的素养。

留学期间,李飏在一场打击乐大赛中获得银奖,得到赴德国演出的机会。在德国,他的表演打动了台下一位年迈的女士。“她主动来找我,邀请我到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深造。我负担不起学费,只能婉拒。尽管如此,她还是记下了我在莫斯科的联系方式。”李飏回忆说,“那是那次演出中的一个插曲,我并没在意。没想到几个月后,一个包裹寄到宿舍,打开后发现,我获得了DAAD(德国学术交流中心)的全额奖学金!我感觉自己真的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了。”

到德国之后李飏才知道,邀请自己的那位女士,是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秘书,她为李飏写了奖学金的推荐信。不久后,李飏考入维尔茨堡爱乐乐团。对一名留学生来说,这是相当安稳的“铁饭碗”,但他仍不甘心:“我渴望能像西尔维奥·加尔达那样,站在舞台的中心。”

2005年,“李飏打击乐团”成立,团员都是他在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的同学。创业的艰难,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。有一次,他们要去1000公里以外的城市演出,报酬只够路费。他们自己开车,拉着各种乐器到达现场。卸车、装合都是自己来,场地管理人员见他们忙前忙后,便问:“乐团什么时候到?”李飏指指干活的众人:“我们就是。”

音乐厅不愿意接打击乐专场演出,担心票卖不出去,李飏只能带着乐团在德国各地游走,寻找可能出现的舞台。也是在这样的境遇里,他同时做了另一件事——组织他在中国国内的学生,成立了一支青年打击乐团,利用假期到全国各地做普及演出。“一个以演出为主,一个以普及为主。两个乐团,两个目的,但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打击乐。”李飏解释道。

如今,一切都一样了。“我们刚在德国汉堡北爱乐音乐厅举办了打击乐专场演出,两千多张票全部售完。”李飏说,打击乐是所有乐器中发展最快的,“以前没有人相信打击乐能撑起一整场音乐会,现在它已经是最受欢迎的音乐会形式之一了。”

把近百种不同声音 凝聚成和谐的整体

转型指挥,李飏并非一时兴起。早在莫斯科留学时,就有老师看中他对音乐的感觉,劝他学指挥;后来他以打击乐独奏家的身份与欧洲许多乐团频繁合作,结识了不少指挥家,闲暇时聊起这个话题,前辈们鼓励他:“指挥是一门值得花一辈子去琢磨的学问,既然有兴趣,不妨试试。”

2011年,他受邀参加德国的一个大型音乐节,与匈牙利弗朗茨·李斯特室内乐团同台演出。通常,室内乐团不设指挥,但那次乐团挑选了一批难度高又相对冷门的现代作品,实在无法脱离指挥。主办方临时想到了李飏。“我与这支室内乐团是老搭档,曾合作过多场演出,彼此熟悉,也有足够的默契。”李飏说。就这样,他站上指挥台,连续指挥了六场表演。也正是这次意料之外的登台,让他萌生了成为

一名指挥的想法。

转型指挥的路上,李飏得到了克里斯托夫·艾森巴赫、劳伦斯·福斯特等大师的指点。他没有从指挥系一步步走过来,而是以打击乐独奏家的身份,在演出中积累经验。

初期,他合作的几乎全是德国一流乐团,一年之内指挥了二三十场音乐会。这样的经历让很多专业指挥羡慕,他也不否认自己的幸运,“从当年成为公派打击乐留学生,到在德国遇到那位好心的女士为我写推荐信,再到转型指挥时有机会与这么多顶尖乐团合作,我走的每一步都极其幸运。我非常感恩。”但他心里清楚,幸运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,机遇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,“当每一次‘幸运’来敲门,我都恰好做好了准备。‘做好准备’这件事,不是运气,而是我用汗水和努力换来的。”

这些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积累的经验 and 判断力,让李飏对指挥这门艺术有了独到的见解。在他看来,指挥像一位医生——乐团来“就诊”,他要在短时间内判断出问题所在,给出准确的“药方”。指挥的核心从不是指挥棒的动作,而是对音乐的判断力、对乐队的领导力、对作品的洞察力。

视角的转变是彻底的。独奏者背对乐队,指挥面对乐队、背对观众,这不仅是位置的变换,更是思维方式的重塑。李飏不止一次地表示:打击乐再丰富,终究是一个人的表达;而交响乐团集合弦乐、木管、铜管、打击乐以及钢琴、竖琴,是世界上音色最庞大、层次最丰富的“乐器”。做指挥,意味着不再只盯着自己的节奏,而是学着如何把近百种不同的声音凝聚成和谐的整体。

李飏作为指挥的独特优势,恰恰来自老本行打击乐。打击乐演奏家转型指挥,在乐坛并不罕见,比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西蒙·拉特尔就曾是打击乐手。原因很简单:打击乐手是乐队节奏的“定海神针”,对速度、节拍的敏感度远超其他声部。更重要的是,打击乐声部身处乐队最后排,这个位置,让他能听到所有声部的声音,培养了“听总谱”的全局观。

李飏对此深有体会。做乐手时,每场演出都要带很多乐器,从定音鼓到马林巴,从中国锣到非洲鼓。“不是为了让观众觉得热闹,而是希望把最丰富的音色呈现给大家。”这种对音色的追求,让他对每一种乐器的声音都有近乎偏执的敏感。转型指挥后,他开始研究弦乐的运弓——弓毛的使用量、触弦的位置,都会影响声音的质感。他也开始研究管乐的气息,什么时候该连,什么时候该断,什么时候该留白。他说:“必须熟知每一种乐器最主要的性能,这不是技术问题,而是审美问题。”

三年音乐季无重复曲目 为天津观众带来新体验

2017年,李飏第一次来天津,与天津交响乐团合作排练后,乐手们的风趣豁达,以及发自内心的对音乐的热爱,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转眼九年过去,天津成了他投入心血最多的地方。他说:“前阵子我心血来潮,统计自己过去几年演过多少场音乐会,结果,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年演出66场,最常到访的城市就是天津。”

2025年,天津交响乐团建团四十周年之

际,他策划了一场纪念音乐会,邀请首任团长王钧时等老艺术家重返舞台。“老前辈年岁大了,体力有限,难以完成整场演出,所以只合作演奏一首作品。”老艺术家们身着红色T恤,与乐团统一的黑色演出礼服形成对比,李飏说,“这是为了让台下观众一眼认出他们,感受到这支乐团一路走来的接力与延续。一代人打下根基,一代人继续前行,这份坚守与热爱,需要被看见、被记住,这也是我们对前辈最真诚的致敬。”

身兼天津交响乐团、天津歌舞剧院的艺术总监,李飏为两家院团分别搭建起独立的音乐季,常年保持密集的表演。“当初来到天津,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——三年音乐季不重复任何曲目。我希望能观众带来更丰富的音乐体验。”他说。



李飏在音乐会现场。
(图片由李飏提供)

今年,天津交响乐团启动柴可夫斯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交响曲系列演出,完整演绎这三部作品。李飏说:“很多乐迷熟悉柴可夫斯基后期的经典作品,可对前期这几部佳作了解不多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呈现,能让更多人爱上古典音乐。”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大的计划,“下一步,我们打算在三天内集集中上演贝多芬九部交响曲。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挑战,但为了乐团进步、为了回馈听众,再严苛的要求也值得坚持。”

李飏希望为天津留下专属的音乐印记。“天津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底蕴,又有开埠以来积淀的洋气与包容,因此,我希望外界提起天津时,想到的不只是相声和小吃。”他认为,天津理应拥有大气、多元的原创交响作品。为此,他持续推动本土题材的委约创作,用交响乐讲述天津故事。几年来,叶小纲的《天津组曲》问世,刘卓夫为天津籍二胡演奏家宋飞量身打造的《京津冀风华颂》上演,邹野的《向海—天津》、苏潇的《天津四季》、刘隽皓的《海河狂想曲》等作品也相继呈现于舞台上。

让李飏最在意的,不是音乐会的成败,而是听众的成长。“现在我们每场音乐会都有近千名观众到场,遇到像柴可夫斯基前三部交响曲这样难得上演的曲目,真的一票难求。这说明我们天津的观众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欣赏水平和音乐素养。”他说,假如有一天自己不在天津工作了,可能留下的最宝贵财富,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古典音乐爱好者。“这是最让我自豪的事。”

对话李飏 先成为懂生活的人 再做有温度的音乐

记者:您说过一个有意思的观点,指挥家需要“90%的废话和10%的音乐”,这句话怎么理解?

李飏:这话不是我原创的,是圈子里的一句老话,但我越来越觉得它说得准。排练的时候,指挥不可能从头到尾只讲音乐本身,要沟通,要调动情绪,有时候讲个小故事,有时候打个比方,有时候甚至要开玩笑,让乐队放松下来。如果能在那90%的“废话”里,让乐队吸收到20%有用的信息,这场排练就成功了。所以指挥不能只懂音乐,还要懂得怎么跟人打交道。

记者:您对现在的“快餐文化”,比如短视频里的音乐,怎么看?

李飏:音乐变得太容易获得的时候,它作为艺术的分量自然会打折扣。一部交响乐,作曲家可能需要半年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去精雕细琢,不能坐在电脑前,一晚上生成十首作品。快餐文化有它存在的道理,它轻便、快速,但如果一个人一年到头顿顿吃快餐,他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?精神食粮也是类似道理。我并不悲观,只是有一点担忧——担心年轻人慢慢失去面对一部复杂作品时所需要的耐心。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走进音乐厅,在现场用心灵去感受音乐的魅力。

记者:您反复强调“坚持”,特别是在天津工作的日子,为什么对这个词格外看重?

李飏:因为文化事业最怕“一阵风”。我在天津同时负责两个院团——天津交响乐团和天津歌舞剧院,各自有一个独立的音乐季,一年几十场音乐会,这在国内外都很少见。我坚持这样做,是因为我相信: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,不是靠一两次轰轰烈烈的活动就能建起来的。有些地方,今年热热闹闹办一个节,明年悄无声息就停了。观众刚培养起一点习惯,刚有了期待,结果一下子断了,之前的积累几乎白费。所以我在天津一直坚持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两个音乐季的固定场次不能断,品质不能降。这既是对观众的承诺,也是对这座城市文化的一份责任。

记者:您身兼中央音乐学院和德国柏林汉斯·艾斯勒音乐学院教授,在迥异的教学体系之间,秉持着同一个准则——先成人,再成为音乐家。尤其关注学生是否懂生活。能否具体谈一谈这种理念是怎么形成的?

李飏:有些学生技术非常好,但听他的演奏,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缺什么呢?缺的是一个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。如果你不去和朋友聊天,不去为某件事情高兴或难过,你就没有东西可以放到音乐里。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说,先好好生活,看看书,看看电影,听听流行音乐、摇滚乐,如果你觉得那些东西能打动你,为什么要拒绝呢?先成为一个正常、完整、会生活的人,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温度、有表达能力的音乐家。中国学生天赋好、技术强,但很多人是在竞赛式的环境里长大的。我在两个学院的教学,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来做同一件事,就是帮助学生把那层“竞技的壳”剥掉,找回那份最初的、单纯的喜欢。

讲述

他在几千场救援战斗中逆行向前 多彩的火焰蓝

文 高林有

刘璐是蓟州区消防救援支队盘山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。他多年扎根基层,始终怀揣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忱,秉持护佑一方平安的奉献精神,在几千场救援战斗中逆行向前。他闯过无数血与火的关口,跨过数不清的生死考验,也荣获了“中国好人”“天津市劳动模范”等沉甸甸的荣誉。

火焰蓝是金色的

盘山消防救援站位于盘山脚下官庄镇石佛村,是天津市最北端的消防救援站,担负着辖区9个乡镇、290个自然村和盘山5A级景区的灭火救援任务,承担全国“两会”跨区域增援灭火驻勤任务,同时担负津蓟高速、京秦高速和102国道等路段的交通事故及火灾救援。年均担负救援的突发火情、险情多达百余起。

刘璐讲起,有一年4月,紧挨着盘山景区、与北京市平谷区隔山相望的狐狸峪突发大火。接到警情后,他立即带队赶往火场。

狐狸峪地势险峻,山路崎岖,水罐车很难接近起火点。刘璐果断下令:消防员手持风机和铁锹灭火。他



刘璐(右一)在防汛救援中。

们冲入火海,一边灭火,一边配合林业部门在外围设置水枪阵地,并用铁锹挖开数十米宽的隔离带。他们用树枝扑打着火焰,用山土覆盖着火点,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刘璐观察火势,根据风向调整灭火方案,时而防御,时而进攻,与火舌斗智斗勇。经过昼夜奋战,大火终于被扑灭,消防员们也精疲力竭。

对消防员来说,最危险的莫过于由易燃易爆品引发火灾的扑救。2025年5月,在邦均镇一家工厂的车间里,一辆油罐车突发火灾,火焰从油罐车上方的罐口喷射而出,熊熊燃烧。接到报警后,刘璐带着战友,驾驶两辆消防车赶赴火场。

这是一个150多米长、120多米宽的大车间,停燃的油罐车停在车间左侧,旁边还停着一辆小轿车,已被烧

得只剩下骨架,且余火仍未熄灭。车间的房顶、四周墙壁材质都是石棉瓦,虽不易燃,但高温下会分解碎裂,释放出石棉纤维,看不见摸不着,却对人体危害极大。更可怕的是,油罐车随时有爆炸的危险。

刘璐当机立断,命令消防员用消防挠钩把石棉瓦围墙拆出一个工作面,又派三名消防员赶紧扑灭小轿车的余火。消防车开不进去,他亲自上阵,带领一名消防员,手持泡沫枪登上油罐车顶灭火。罐口冒出的火焰足有一人多高,高温把他头盔的透明面罩都烤变形了,车间内粉末状的石棉扑面而来。

眼下真的是危险重重:假若油罐爆炸,或石棉吸入体内,后果都不堪设想。而刘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,以最快的速度扑灭火灾。

身后的战友几次想接替刘璐,都被他拒绝。经过三个小时奋战,油罐口的火焰终于熄灭,随之喷发出阵阵油气。刘璐稍微松了口气,但仍不敢大意,又命令消防员对准油罐车罐体外

战友们担心燃爆,焦急地喊他:“赶紧下来,太危险了!”刘璐摇摇头,继续灭火,直至火焰被彻底扑灭。

火焰蓝是暖色的

今年夏季,盘山地区持续强降雨。早已习惯枕戈待命的刘璐,脑子始终紧绷一根弦,关注着不断刷新的预警等级:蓝色、橙色、红色,时时刻刻做好防范准备。

以往一次次救援战斗历历在目。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7月的那场暴雨,穿芳峪镇九龙山一座房屋倒塌,一间临建房被山体滑落的石块砸毁,两人被困。刘璐接警后,带领四名消防员赶赴现场。暴雨一直在下,天仿佛被捅漏了,山上的巨石随时可能滑落。经过观察,他们迅速采取救援措施,无奈落石体积较大,人员难以靠近,只能调用挖掘机协助。为避免被困者受到二次伤害,他们徒手清理残渣碎块,遇到狭窄的缝隙,就摘下手套伸手进去抠。手指流血、手臂也受了伤,他们用细带缠住伤口,继续救援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鏖战,终于成功救出了两名被困人员。

雨越下越大,刘璐心想:“千万别再有什么意外灾害!”他打通了驻地官庄镇值班人员的电话,询问有无险情。对方回答,目前问题不大。刘璐这才放心,开车返回。

第二天凌晨,值班室警报铃声突然响起,与此同时,刘璐的手机也收到命令:紧急驰援下营镇下营村!他迅速穿上抢险救援服,带上皮划艇,发动救援车,指挥消防员冒雨出发。

他们的位置距下营村十多公里,正常行驶需45分钟,但在大雨滂

沱中开车,少说也要一个小时。“走津围北二线!”刘璐果断决策,因为常走的津围公路依山而建,有山体滑坡的危险,路面也窄,弄不好会耽误时间。

车辆终于到达下营村,眼前的情景让消防员们既震惊又心痛:村边的沟河激流滚滚,村里的道路已被河水灌满,漂浮着家具、家电等各种杂物。几名消防员跳下车,放好皮划艇,冲进水里开路。救援车跟在后面,缓缓涉水进村。刚走了百余米,就走不了了——水中的异物挡住了道路。弯腰探测,竟是横七竖八的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,还有电冰箱!刘璐下令:放弃汽车和皮划艇,徒步进村救援。滔滔的水声,哗哗的雨声,伴随着消防员们的呼喊声,传遍小村的夜空。

刘璐了解到,洪水袭来前,村干部广播让村民迅速撤离,但洪水太猛,很快灌满大街小巷,而且水位还在上涨。虽说绝大部分村民已安全撤离,但到底有没有人员滞留村内,需要入户搜寻。

行进间,他们听到一处临街门脸房里传出呼救声。走近一看,室内的水已经很深了,夫妻二人被困在柜台上,满脸焦急。刘璐忙把救生圈拴上绳子,扔进屋里,救出了二人。再往前走,又从被淹的民房里救出一位50多岁的妇女。

水越流越急,水里乱七八糟的物品也越来越多。为防止坠入暗井,刘璐与四名消防员排成纵队,手拉手摸索着前进。没走多远,发现有老两口被困家中,水漫过了炕沿,两位老人心急火燎地站在炕上,不知所措。刘璐立即带队冲过去,用救生圈把老两口先后救了出来。万幸的是,他们刚刚离开那间房子,房顶“哗啦”一下就塌了。那一次,他们在水中奋战了18个小时,营救出12名被困群众。

火焰蓝是柔色的

刘璐是唐山人,生于1991年。大学毕业前夕,老师问他有什么打算。他不假思索地说,当兵。老师说,是金子,放在哪里都闪光,你学的是森林防火专业,加入消防队伍,也是人民卫士。刘璐听了老师的建议,带着一份使命感来到天津,投身消防事业。

因工作原因,他和爱人、孩子在宁河芦台定居,而奶奶和父亲、母亲仍留在唐山老家。说起奶奶对他的疼爱,那真是有点偏心:家里有什么好吃的,都给孙子留着;夏天给他扇扇子,冬天给他暖被窝;他的衣服脏了,奶奶亲手洗,破了,奶奶亲手缝。奶奶是他最重要的感情依托,不管是高兴的事还是受了什么委屈,他都愿意和奶奶念叨念叨。每次回家探亲,刘璐都会买上几斤奶奶最爱吃的天津桂发祥糕点。看到奶奶的笑容,他心里就踏实了。

2025年8月,刘璐和战友执行任务,电话铃声响了好几次,他一直没接。结果,电话打到战友那里,是刘璐的妻子,让他马上回电话。刘璐打电话过去,那边妻子哭着说:奶奶去世了。这件事让刘璐心痛不已,最疼爱自己的奶奶走了,而自己却没能陪她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但这也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,因为他知道,只有做得更好,才不辜负奶奶的爱。

战争年代,革命战士冒着枪林弹雨,以血肉之躯铺就通往胜利的道路;和平岁月,消防卫士赴汤蹈火,用逆行背影筑牢万家灯火的防线。翻开刘璐的战斗日记,字里行间跃动的,不只是火焰蓝的身影,更是逆行者用生命托举平安的不变初心。